

周大成，字纪初，号疏轩，著名学者、诗词作家。青年时代曾赴西北屯戎，被选调上学，后供职于金融界。师从先师寇梦碧先生习诗古文词。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天津分会副会长，梅花诗社社长，中华诗联辞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。著有《絮雨集》《覆琴馆诗词稿》《疏轩吟草》等。

留在大青山的记忆

——我与京剧名家之后交往琐记

周大成

1969年4月24日，我从天津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行列，奔赴西北的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。没有想到，在内蒙兵团的日子里，竟与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以及其他京剧名家的子女有了交集，并在边远地区的艰苦生活中，因为京剧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，直到现在也没有断了联系，更没有断了思念。

已故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、袁世海先生，是我从小就仰慕的人物，直到现在，李少春先生也是我最敬仰的艺术家。有关他们的文章我一读再读，特别是由他们主演拍成的京剧艺术影片《野猪林》，我一看再看，看了不下几十遍。因为曾经和天

津戏校的老师 and 学员有过接触，不但喜欢京剧的唱腔、表演，还喜欢上了京剧的乐队，特别喜欢打击乐。成年以后，有一段时间还特意学习了锣鼓经。由此，也对京剧表演艺术家们有了更深地了解，也产生了更深地仰慕。

初识李慧珍

我们是第二批到那里的，第一批是在4月初到的，他们来自北京。那时战备很紧，包头市大青山脚下的一座监狱迁到黄河西面去，留下了采石场、阀门厂等。兵团决定接收这些单位。由我所在的二师十三团接收这些单位，我是三连指派接收采石场的四人之一。一月后，连队也过来了。又过了不长时

间，又有第二批应征的北京战士来到了三连。为了欢迎新战友，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。欢迎会上演了几个小节目，其中有我的京剧清唱，当时唱的什么，现已记不得了。新来的战友也推举代表出了节目。这个被推举的是个女战士，白净，清秀，她唱了一段京剧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的唱段。那时能唱几段所谓样板戏的人很多，但唱得这么



规范的少见。我特别惊讶，也特别高兴，便也对她格外关注。和她同来的战友告诉我，她叫李慧珍，随后又强调了一句：“她的伯父是李少春，她的父亲是李幼春。”这真叫我喜出望外，好像遇到了知音。虽然我们连招呼都没有打过，但从心里已觉得我们的关系很近了。

人们对李慧珍父亲李幼春先生的熟悉程度不及李少春先生，其实李幼春先生也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，他是李少春先生的弟弟。他们的父亲是艺名小达子的李桂春先生。李少春先生在家中排行老二，李幼春先生排行老三，少年时和李少春先生一起从师练功。其父李桂春先生认为三子幼春宜学花脸，并可傍二子少春演戏。李幼春先生师从名净郝寿臣（与袁世海先生为同门师兄弟），其塑造的张飞、杨林、薛霸、猪八戒等艺术形象，均获观众极高评价，傍其兄李少春先生演戏可谓珠联璧合。李慧珍身出名门，却并不张扬。来到兵团后，连里成立了

文艺宣传队，她也是队员之一。排练节目都在一天劳动之后，大家休息的晚上时间。她除了参演一些小话剧、小舞蹈之类的节目外，主要是排演京剧唱段。记得演出最多的是京剧《沙家浜》中的“军民鱼水情”一段，我演郭建光，她演沙奶奶。我是天津人，说话中有齿音字，她经常给我纠正，如唱到“等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”的“出”字时，她就不断地提醒我不要念成“粗”字，并反复给我示范，使我获益很多。

有时候我们还到近一些的村子去给当地居民演出，如曾到过卜尔罕图等。内蒙地广人稀，近一些的村子也得有十几里或几十里，来去都是步行。演出条件很差，没有舞台，就在村边地头。演完后还要连夜赶回连队，一路上，她都在不知疲倦地一段又一段地唱着京剧。回到连队，差不多已是后半夜，连队的战士早已睡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看到李慧珍又精神百倍地和全连一起出操、上工了。

三连负责采石场工作,场地险要,工作繁重,我们男战士都几乎吃不消。李慧珍和我们干着同样的工作,在工间休息时,坐在山坡上,她还教女生排的同志们唱戏。

后来,我调到了十三团宣传队,几年后,团宣传队解散了,我也没有回到连队。再后来,1974年10月,我被选调回天津上学,就很少联系了。团宣传队拉小提琴的杭州籍战士鲁建新和李慧珍结成了伉俪,后也随李慧珍落户北京。他们夫妇都曾来过天津。我和李慧珍偶尔也通过电话谈一谈往事,感慨还是很多的。

2016年9月,三连战友在天津搞了一次聚会,李慧珍也来了,但她用的名字是李晓心。我问她怎么改名字了?她告诉我,没去兵团时,在家用的名字就叫李晓心,去兵团时改叫李慧珍,从兵团回到北京后又改回了原名。回京后,她的主要工作是在北

京市西城区文化馆担任舞蹈老师。

袁军其人

袁军是袁世海先生的小女儿,个子不高,长相面目极似乃父。袁军也是和李慧珍那一批一起到包头的,但她没有分到我在的三连。认识袁军是在我调到团宣传队之后。1970年前后,中央要求全国普及“样板戏”,我们团也响应号召,准备排演《智取威虎山》,我就是这个时期调到团宣传队的。最初排的是该剧的第三场《深山问苦》,我演杨子荣,反响还可以。团里决定再排该剧的前五场,即从第一场《乘胜进军》到第五场《打虎上山》。排练中发现武场(即打击乐队)不行。原来担任司鼓的是一名退伍的山西兵。据说曾学过晋剧的司鼓,实践中发现他不能胜任京剧司鼓。这时候袁军向队长提议要我担任司鼓,杨子荣另换别人。那时候袁军在乐队里演奏柳

琴,平时相处不显山不露水。我与袁军虽有交流,但关系并不很近。其原因现在说起来有些可笑。最早的时候,京剧《红灯记》中的李玉和是李少春先生扮演的,袁世海先生扮演鸠山。后来李少春先生被打倒,不能再演李玉和了,而袁世海先生一直在扮演鸠山,心里就有些不平。其实,这种情况跟袁军没有任何关系。袁军在



作者在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排练演出(背后是大青山)

2017/02/22

平时交流中知道我也曾对打击乐有兴趣并接触过，就毫无私心地推荐了我。这样排完了前五场，又决定排全剧。为了保证质量，团宣传队请了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的专业演员来给我们辅导。当时借座落在包头市昆都仑区的包头市医科专业学校礼堂进行辅导，吃住都在那里。想不到的是辅导老师中有一位竟是李万春先生的儿子，也是李少春先生的外甥的李小春先生。他和袁军很熟，通过袁军的关系，我也得到了名师的指点。教我打鼓的是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的著名鼓师王寿臣先生。熟悉该剧的人都知道，《智取威虎山》最后的开打很长，打击乐队很吃力，我之所以能够较为圆满地完成全剧的司鼓任务，完全得益于王寿臣先生的教导。虽然一场戏打下来很累、很紧张，口干舌燥的，但觉得十分过瘾。每当这时候便在心里非常感谢袁军。

有一次我们坐火车去外地演出，在车厢里袁军为旅客们清唱了一段《红灯记》中李奶奶的唱段，嗓音高亢，字正腔圆，受到热烈欢迎。这时我才知道袁军的唱功这么好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去包头市青山区演出，演出在晚上，下午无事，我们就结伴在街上闲逛。途中遇到了也在那里演出的战友文工团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的几位演员，其中一位年轻漂亮、气质极佳的女军人和袁军非常亲热，并问起袁军姐姐袁菁的情况。袁军也把我向这位女军人作了介绍：“这是我们团的鼓佬周师傅。”后来我问袁军：“这是谁？”袁军说：“你不知道？这是张君秋的女儿、张学津的妹妹张学华。”我这才恍然：“怪不得呢。”没有多长时间，在团宣传队还未解散时，袁军便调回北京，在总政文工团话剧队工作，排演过《党的女儿》

等多部话剧。前几年，团宣传队的战友们来天津聚会，她因为有演出任务而没能前来，我们都觉得很遗憾。

郝顺生印象

在我们团宣传队排演的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扮演少剑波的是郝顺生。他的个子很高，现在想想，至少也得在一米八以上。他属于十三团二连阀门厂。调他来演剧中第二号正面人物，大家意见并不统一。原因是他的一只手的拇指上端外侧多出一节，俗称六指，这对于舞台形象是有影响的。但选来选去，除去这一点，还是觉得他演最合适。他的嗓音好，扮相好，台风沉稳，压得住场。他也非常想演，于是就做了手术。最初的几场演出，他的手上还缠着纱布呢。我对郝顺生并不熟悉，听他在台上唱“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”那段成套唱腔，满宫满调，毫不费力，非常惊讶。听说他也出身艺术之家，我就向袁军打听。袁军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他的爸爸是郝庆海。”我对郝庆海也没什么印象，就问：“郝庆海是谁？”袁军告诉我：“裘盛戎是郝庆海的老师。”有这样的背景，郝顺生在台上的表现就不奇怪了。郝庆海在“文革”后的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《闯王旗》中出演过角色。在团宣传队时，我与郝顺生的关系很好，经常在一起谈论有关京剧的话题，甚至收到他家的来信都与我分享。在我选调回天津上学后，就没有再联系。我毕业后分配到银行工作，有一次因公赴京，在公交车上见到郝顺生在马路上行走，我惊喜地喊了一声。因车在行驶，他并未听到。车在站点停住后，我虽未到站，也立即下车，沿着车驶过的方向往回走，



排练演出照(《包头日报》记者摄)

结果还是没有碰上。这件事,现在回想起来,还是觉得颇为怅惘。

再识李宝荣

李宝荣女士是李桂春先生之女、李少春先生之妹。在河北省戏曲学校毕业后,分配到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,后调天津京剧团,是著名的京剧女老生。认识李宝荣女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中秋联欢会上。那是一个夏历八月十六的晚上,地点在天津友谊宾馆四季厅,与会的有天津京剧界和诗词界的部分人士。因我是寇梦碧先生的弟子,便也忝列其间。是时著名京剧老生武汉京剧团的关正明先生也被邀与会。人数不是很多,但气氛很好。关正明先生唱了一段《四郎探母》中的选段,其中“叫小番”的嘎调响遏行云,博得满堂彩声。李宝荣女士也唱了一段,唱的哪段已记不清了。我和李宝荣女士邻座,唱完之后,李宝荣女士归座,我们便边喝茶边闲聊。我提到了在内蒙兵团与李慧珍的交往,李宝荣

女士也十分高兴,言谈话语之间便多了几分亲切感。分别时我们互留了联系地址。此后,李宝荣女士不断地给我写信寄票来,邀我去看她的演出。记得有一次李宝荣女士连续两天在天津第一文化宫演出《坐宫》和《武家坡》,这两出戏我都去看了。李宝荣女士在台下端庄秀丽,在台上儒雅大方。看她的演出实在是一种完美的艺术享受。之后,我写了一篇题为《不囿于乃兄风范的李宝荣》

的谈观后感的文章,发表在一份晚报的副刊上。再后来,我专注于诗词,把许多其他爱好,如书法、绘画、摄影,也包括京剧,都放下了。

近年来,随着国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越来越大,我的有关诗词的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,如给媒体诗词赏析专栏写稿,担任诗词大赛评委,此外,还要带学习诗词的及门弟子等,再加上人老神衰,感觉时间和精力都不够用的,对于京剧只好忍痛割爱。但是,与这些京剧名家子女的交往旧事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,什么时候回忆起来,都会从心底涌起亲切、温馨之情。

责任编辑/范红亚